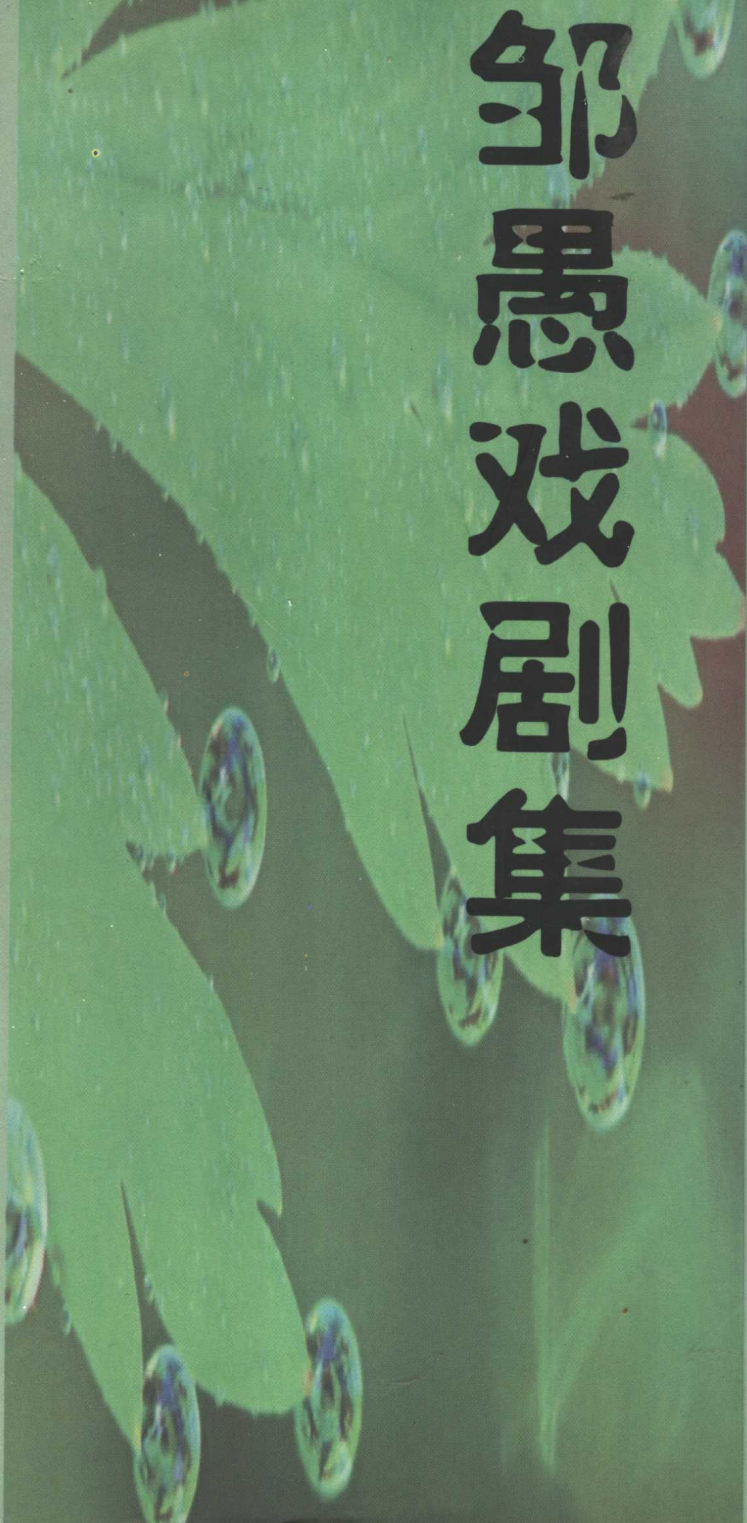


邹愚戏剧集



新

邹愚著

世
远
方
出
版
社
纪

文

丛

邹愚
著

邹愚戏剧集

远方出版社

邹愚戏剧集

邹愚 著

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18号)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旅科印务有限公司印制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7 字数:42.6千字

2001年12月第1版 200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册

ISBN7-80595-612-X/I·123

定价:28.00元



作者简介

邹愚(原名邹汝显)生于1930年,山东文登人。著有四字经《处世新言》、长篇论文《治国良策》、现代古体诗、戏剧集多种。本书为离休后集十年余力结集而成。

自序

戏剧是人生的缩影。

戏剧舞台是人生舞台的再现。

自有戏剧以来，戏剧便与人的生活相攸关。因此整个戏剧史就是人类生活史的记录和写照。

追溯世界戏剧史的发展，已经历三个重要时期：古希腊的戏剧是描写人与命运的抗争而发生的人生悲剧，称为命运悲剧，如埃斯库里斯的《被缚的普罗美修斯》和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便是，它反映了奴隶制社会的矛盾和人际关系。莎士比亚时代的戏剧是描写人的性格冲突而发生的人生悲剧，称为性格悲剧，如《奥赛洛》和《哈姆雷特》便是，它反映了封建制社会的矛盾和人际关系。易卜生时代的戏剧是描写社会的不公而发生的人生悲剧，称为社会悲剧，如《人民公敌》和《玩偶之家》便是，它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人际关系。

人类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阶段，已进入新的文明时期，主宰这个社会的主要是道德力量，人们由于触犯了当代的道德规范，因而受到舆论和道德的谴责，这样所形成的人生悲剧，称为道德悲剧。我的戏剧便是在这一方面的尝试，如《道德惩罚》和《儿女天职》便是。它反映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和人际关系。

当代戏剧的最大特点是直接反映生活。而其中大多数作品是反映形势和政策的，这类戏剧将随着形势的发展和政策的变化而决定其存在的价值。而我的戏剧因为是反映新道德的，而这新的道德又是与社会新体制相辅相成的，因此，我的戏剧将与社会主义新体制而共命运。我这样大胆地对自己的戏剧做出这样的评价，是否正确，尚待各级党政领导和戏剧界的专家朋友批评指正。

目 录

自 序	(1)
一支钢笔(三场话剧)	(1)
青年学生(七场话剧)	(1 5)
道德惩罚(八场话剧)	(7 0)
新婚夫妻(八场话剧)	(146)
儿女天职(八场话剧)	(219)
儿女前程(八场话剧)	(290)
终身大事(八场话剧)	(385)
爱的教训(八场话剧)	(469)
附 录	(534)

一支钢笔

(三场话剧)

人物表

张小言 男,十二岁,小学生
方春明 男,十二岁,小学生。张小言的好朋友
李家英 女,十四岁,小学生。少先队员
李家民 男,十二岁,小学生。李家英的弟弟
王老师 女,三十多岁,小学教师
李大嫂 三十多岁,家英和家民的妈妈
张大嫂 三十多岁,小言的妈妈
小学生若干人

第一 场

〔午饭后上学的路上。

〔路旁林里有小鸟叫。

〔张小言,方春明两人背书包上。

方春明 小言,鸟叫,你听!你听!(停下)

张小言 别说话,我瞧瞧!

方春明 啊!一只百灵!一只百灵!

张小言 那才不是啦!百灵身上还长黄毛毛?准是一只黄莺!

方春明 呀!听得多么好听!

张小言 别说话,别说话,看,我能捉住它!

方春明 好大的本事,除非它落在你手里呗!

张小言 (把眼一瞪)你不信,打个赌,要是我捉住它,怎么办?

方春明 保险你捉不住!

张小言 (拾石子)好,你不信?瞧着吧!我这一石子就叫落下来。

方春明 别吹牛啦!

张小言 反正打不下来,你是不会信的。有一次,在洼里,一块石子,我便打死了一只乌鸦。另一次还打死一只麻雀,吓!(骄傲地)我的武艺才棒啦!(欲扔石子)

方春明 怎么,你真是扔石子,林里有人可怎么办?

张小言 不会有,不会有,看我的!这一石子,就把黄莺打下来!(扔石子)

[林中老人声:哎哟哟,这是谁呀?乱扔石子,等等,别跑啦!]

方春明 (着急地)坏了,坏了,打着人了!

张小言 快!快!快跑!

方春明 别跑,应该进去看看才对!

张小言 (慌慌张张地)快,快!要是叫他知道,报告老师,准又要受批评啦!(拉方春明急下,钢笔从口袋里窜出)

[李家民背书包上。]

李家民 他俩准是惹祸了,看,跑得多快!(发现路上有一支钢笔,忙拾起)呀,一支钢笔,新的,多么好!(仔细地看,这时远处传来李家英的歌声:“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李家民 呀!(忙把笔藏在口袋内)

[李家英背书包上。]

李家英 (发现家民)弟弟,你在这儿干吗?

李家民 没干啥,在这儿玩玩。

- 李家英 没干啥,走吧。你知道上学不应该在路上胡玩!
- 李家民 你快走吧!我马上就走。再说,到学校这么近,我还不认路吗?
- 李家英 好,你不走,我可要走啦!今儿我的值日生,还得去扫地哪!(下)
- 李家民 (看家英去了,又拿出笔来端详看看)这支笔多好!我要妈妈叫爹爹给我买一支,可是爹爹不肯,他说我用不着……(向右方看看)哟,那边是我妈妈来了,她一定要问我在这儿干吗?可是我说啥呀?要是告诉她,我拾了一支笔,她准要叫我交给老师的。好啦!我把笔藏在老槐树窟窿里看看!(溜进树林里去)
- 李大嫂 (提篮子上)我远远儿看见,好像家民在这儿,不知怎么着,一下子溜到树林里去啦。这孩子搞得什么鬼?
[李大嫂正要走,对面传来孩子的叫嚷声,夹杂着小言的哭声,王老师领着张小言、方春明及三、四个孩子上。]
- 方春明 (边走边说)王老师,张小言就在这儿打鸟来!
[孩子们都在地上找。]
- 王老师 李大嫂,你到田里去么?
- 李大嫂 啊,是哪,我寻思趁着晌午头这点空儿,到东河崖去摘把豆角。你们出了什么乱子啦,老师学生都惊动出来?
- 王老师 小言这孩子把支新钢笔弄掉了,顺路来找找看!
- 张小言 爸爸昨天在集上买来的,还是新的呢!
- 李大嫂 哦!什么时间掉的?
- 方春明 才不大一会儿,我俩一起上学的时候。
- 李大嫂 来的路上,我可没注意。小言,不要紧,定规是叫你们同学拾去啦!准能找到。
- 王老师 小言,等回学校去,我问问同学们拾了没有?
- 张小言 (抬起手来擦眼)妈妈脾气不好,她要打我啦!

王老师 不要紧，不要紧，等我找你妈谈谈，笔一定能找着，她就不会打你啦！

方春明 (责备地)我叫你别打鸟，你不听，硬要打，真是一手好武艺，差点儿打着老伯伯，还打掉了钢笔！

张小言 它自己要掉的，我有啥办法！

〔众笑。

方春明 那要怨笔不好啦！是不？

王老师 别说啦，错误等会儿检讨，咱们回头看看去！

〔同下。

(幕 落)

第 二 场

〔同一天晚上。

〔李家的院子里。院内正中摆一张小饭桌，周围有几个小凳。

〔李家三口人正在借着月光吃晚饭，家民把饭放下来，没精打采地离开了饭桌。妈妈与家英也跟着放下自己的碗。

李大嫂 (望着家民，心焦急地)家民，你怎么啦？那儿不舒服么？

李家民 没有什么？

李大嫂 看，你就吃这点儿饭，那还行吗？来，快把这一碗也吃下。

李家英 (站起来、走到家民跟前)弟弟，听妈的话，再吃一碗吧！看你今儿吃的还没有平常吃的三分之一呢？(拉民)快！好弟弟，要听妈的话。

李家民 (丢开家英的手)你甭管我！吃饭是我自己的事，你愿吃多少你去吃吧！

- 李家英 哎哟哟！又要耍态度啦，弟弟，我问你，吃饭真的是你自己的事么？
- 李家民 不是我的事，还是你的不成！
- 李家英 哦，我看，不仅是我的事，还是妈妈的事，更是祖国的事嘞！你饿坏了身子，那不是祖国的损失么？
- 李大嫂 听你姐姐的话，多有道理，还不快来吃一碗！
- 李家民 (烦恼地)不吃、不吃！你们干吗要这样？
- 李大嫂 (轻声地温柔地)好孩子，不愿吃就不强吃吧！要是身子不舒服，今儿晚上就早些睡觉好啦，到屋里去吧！
- 李家英 (故意地)妈妈，我看弟弟今儿是得了病啦，让我到村里请医生去！
- 李家民 (惶恐地)谁要你请医生！
- 李大嫂 好哇，不用就拉倒吧！那么今儿晚上就别看书啦，早早睡觉，明儿好了好上学。家英，你先到屋里，给你弟弟整理铺盖去！
- 李家英 哎——看弟弟的面子，我收拾就是的。(进屋内)
- 李大嫂 家民，你过来！（家民走近，妈抱着家民温柔地摇着）好孩子，听妈说，你是怎么啦？有什么事，你告诉妈知道，别叫妈难受啦！
- 李家民 (低下头)没有什么，妈妈。
- 李大嫂 我知道，你一定有心事，快说给妈听，妈可帮你想想办法。
- 李家民 (低头不语)咳！
- 李大嫂 是不是今儿在学校里，答题答得不好，老师批评你来？
- 李家民 没有。
- 李大嫂 你掉了东西么
- 李家民 也没有。
- 李大嫂 那是为了什么哪？哦？我想起来了，是不是你想要支钢笔哪？

〔家民愕然吃惊，以为妈妈知道了自己的事。〕

李大嫂（继续地）前些日子，你说你要一支钢笔，因为那时节忙、钱也不现成，你爹爹又没空儿进城，至今也没给你买。今儿早晨，你爹爹动身进城时，我可对他说啦，我说，无论如何，这回可得给家民买支钢笔。他说好哇。兴许这次能给你买一支来。你爹今晚儿要能回来，明儿你就会有一支新钢笔啦！

李家民 妈，我得去睡啦！

李大嫂 好，去吧！（向内）家英，铺好了么？领你弟弟睡觉去！

李家英（出来）好啦，快来吧？我的爱耍态度的好弟弟，我给你铺的熨熨贴贴的，保管叫你睡个好觉，把病一宿就睡好了！（民与英一同进内屋）

李大嫂（看家民走进屋后，一面收拾饭具，一面自言自语地）咳，这孩子今儿怎么啦？真叫人纳闷！

〔家英从内屋上。〕

李大嫂 家英，你弟弟今儿有什么心事，你知道不？

李家英 谁知道他。午后上学时，他像有事似地在道上逗留，我喊他一块走，他不肯，我就自己走啦！上课时，老师声明小言掉笔的事时，他满脸通红。一下晌，我看他就不大自然，谁知道他怎么啦？

李大嫂 这孩子，能是——

〔敲门声，家英去开门，领王老师进。〕

李家英 妈，王老师来了！

李大嫂 啊，王老师，请坐吧！（拿小凳放在王跟前）今儿你怎么有空闲到俺这儿来？

王老师 李大嫂，你先忙吧，收拾完了，咱们再谈点事情。

李大嫂 饭具有家英收拾，你有话，咱就啦吧！（向家英）家英，你收拾收拾，我跟王老师啦啦！

李家英 好吧！（收拾起来）

王老师 （看看周围）家民呢？

李大嫂 不知怎么着，今儿晚上回家来，就无精打采的，我叫他早些睡觉去啦！

王老师 你看他怎么样？

李大嫂 好像有什么心事！

〔家英拿饭具下。〕

王老师 李大嫂，我对你说，今天学校里发生了一件事情。

李大嫂 不就是小言那孩子丢钢笔的事么？找着没有？

王老师 （点头）对，就是那件事。下午上课的时候，我就向同学们声明啦，可是，都说没拾到。有的同学东猜西猜，也不一定可靠。所以我就出来走走……。

李大嫂 （惊觉地）家民今天回来，跟往常不一样，饭也吃得少了一半，莫非是他？

王老师 不过，对孩子我们绝不应猜疑，是谁拾去了，还不知道。这样就请你多注意一些，千万可别直接了当地跟他说，免得伤了他的自尊心。

李大嫂 好吧，我对他留着意就是啦！

王老师 假若是他拾了这支笔，一时没想的开，不愿交出来，也不算什么。只要启发他觉悟啦，他一定会自觉地拿出来。家民这孩子，一贯都是不错的，有了错误，赶他知道了，就能勇敢地改正。

〔门外街道上传来小言的哭声和女人的骂声：“你这小败家子！你爹刚给你买了支新钢笔，还不到一天，你就丢了。今晚上要是找不着。我就不让你进门！可气死我啦！”小言的哭声更厉害了。〕

王老师 （着急地）这准是小言的妈妈在骂小言，我正打算去跟她谈谈，让她不要这样对待孩子！我看看去！（出街门）

李大嫂 (站起)王老师,有空还回来坐坐呀! (又忧愁地坐下)

李家英 (出来)妈,碗筷我都刷好啦!

李大嫂 好哇,那你就温习功课吧! 家英,你弟弟睡着没有?

李家英 不知睡没睡着,光听见床铺吱吱咯咯地响。

(家民从屋内慢慢走出。)

李家英 (看家民)弟弟,你怎么啦? 还没睡着?

李家民 (不答理家英,走到妈跟前)妈,刚才谁来了?

李大嫂 你王老师。

李家民 她来干吗?

李大嫂 没要紧的事。他说,不知道是哪一个不忠实的学生,把小言的钢笔拾了去,不肯交出来。

李家英 要是这号不忠实的学生,是我妈妈的儿子,那才气人啦!

李家民 (气愤地)你放屁,毛闺女!

李大嫂 (递个眼色给家英)家英,别嘴长!

李家英 俺不过打个比喻。谁说你啦,你这个横劲!

(街上远处又有女人的声音。“你说王老师,还有这样的败家子,买钢笔的钱,是他爹一滴汗一滴汗挣出来的呀!”夹杂着王老师劝说的声音。)

李家英 妈,你听张大婶骂小言还没完,我要去看看去!

李大嫂 你去吧,可快点回来!

李家英 好哇! 我马上就回来。(出街门)

李家民 妈妈,街上怎么啦?

李大嫂 好孩子,你快去睡吧! 这是小言把钢笔掉了,他妈在发火哪!

李家民 爹爹怎么还没回来?

李大嫂 我和你姐姐再等他一会儿,你就去睡吧! (领家民向内屋走)

(幕 落)

第 三 场

[第二天早饭后。

[学校教师办公室里。

[张小言低声下气地站在桌子跟前，张大嫂坐在长凳上，王老师有时在室内走走，有时就坐在办公桌旁。

张大嫂 (怒气未息地) 哎，钢笔是丢了，再也找不着了。王老师，你说说，还有这号败家子，他爹刚给他买了支新钢笔，还没使上一天，他就丢了！

王老师 张大嫂，你静一静，钢笔丢了可慢慢地找。小言丢了笔，自己已经非常难过啦，你再这样对待他，这不是叫他更难过么？你也得为孩子着想呀！

张大嫂 为孩子着想？他怎么就不为他爹想想！他爹费了多少劲，卖了粮食，买了笔，他可不知贵重！

王老师 张大嫂，你还是消消气吧！昨天晚上，我不是对你说过，对孩子，主要是进行教育，通过这码事，叫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再说，笔一定会找着，你怕的什么？

张大嫂 找着？哪能找着！叫谁拾了去，谁还拿出来！不行，我得治着他去找，要是找不着钢笔我就不要他了！

王老师 你怎么啦，对孩子这样是不好的！

张大嫂 不好就不好，反正，他找不着钢笔，我是不能轻饶了他的！
[李家英从外门进。

李家英 (行礼) 报告！王老师，我谈一点事儿，关于我弟弟的。

王老师 好，你稍等等。(对张大嫂) 张大嫂，请你到院子里等一等吧！消消火，事情一定会了结的。

张大嫂 好，这就出去，王老师，可得费你的心啦！（下）

王老师 家英、你说吧！

李家英 王老师，看样子，许是我弟弟。

王老师 怎么见得？

李家英 过去，我弟弟晚上睡觉，总是安安静静的，一觉睡到大天亮，可是，昨儿晚上，他就两样了。妈妈说他起码有小半夜没睡着，老是翻来覆去。后来，睡着了，我妈听他嘴里叽哩咕噜地老讲着这件事。以后，又像做了一个梦一样，哇的一声把我们都惊醒了，他眼上还有泪呢！

王老师 许是他在思想斗争，他一定很苦恼的。

李家英 可不呗！看他在发大愁呐！王老师，刚才在门口我看见他已来了，在院里呢。我妈说请你先跟他谈一下，随后，我妈也要来。

王老师 你是同他一块来的么？

李家英 不，妈妈叫我先走，让他自己在后面走。

王老师 好吧！你去叫他进来，就说我找他有事。

李家英 好，我就去。（下）

〔张小言在不断的擦眼泪。〕

王老师 小言，别哭啦！昨天晚上，你妈打你来吗？

张小言 （擦擦鼻子）没有，她老是骂我。

王老师 那么，今后你就应该仔细一点，不要在路上胡跑乱闹的。

张小言 好！

〔家民无精打采地走进来。〕

王老师 家民，怎的？病了么？

李家民 没有。

王老师 那么，你怎的没神气啦？

李家民 不，不怎么着。

王老师 家民，你是一个好学生，又是小言的组长，为了不叫小言苦恼，你安慰安慰他吧！

李家民 王老师,我怎么说?

王老师 你可问问他,为什么不快乐呢?受谁的气啦?

李家民 (走近小言)小言,你怎么着?

张小言 (哭着说)我把钢笔丢了,妈妈骂我,还打我,说要是找不着,她不要我啦!

[李家民低下头,十分难过的样子。]

李大嫂 (从外门上)王老师,家英跟你说了么?

王老师 说了,我知道啦!你在这儿坐一会,我出去有点事,一会儿就回来。

李大嫂 你忙吧!

[王老师领张小言下。]

李大嫂 家民,昨儿上学时,你到树林里干嘛啦?

李家民 (狼狈地)没干什么,妈妈。

李大嫂 我亲眼看见你跑到树林里去了!今儿,你又去了,是不是?

李家民 我,我……

李大嫂 (温和地)家民,你过来!看你多么痛苦。你是妈妈的好孩子,要是你做错了事,当着人说出来,妈妈是不会怪你的。好孩子,有什么心事,快跟妈说!快说!

李家民 (抱住妈妈,把头埋在妈妈的怀里)妈妈!我做错了。

李大嫂 是呀!做错了,就该认错才对。

李家民 妈妈,是我拾了小言的钢笔。

[王老师、李家英、方春明及一些学生出现在门口。]

李大嫂 是你,你就该有勇气向老师和同学坦白自己!(捧起家民的头)家民,你王老师进来啦!向他认错去!

李家民 (离开妈妈,走向王老师)老师,我错了。是我拾了小言的笔,又把它藏在老槐树窟窿里。

方春明 藏在老槐树窟窿里?我知道那地方。王老师,我去拿来